

# 師徒關係

雅俊著

旅大文協叢書  
大连此書庄印行

戲劇  
(三)

旅大文協戲劇叢書之三

# 師徒關係

九 慕 易 話 劇  
四 雅 俊 著

大連東北文聯印行

1949.6

# 師徒關係

著者 雅俊

出版者 大連東北書店  
大連天津街一七八號

印刷者 大連東北書店印刷廠

1949.6. 初版 0001—1000

支店 旅順毛澤東路菜市街三六號  
金縣城區斯大林路二〇一號

連. Be字 00148

題集，又立和歌經上主音。由味味鄉忠惠，鑄情的鑄集真  
變妙不凡不丈立作道首。見臘小於紅蠟，臺封脚雨孤舟員  
無公大。貴尊莫歸上自莫遠榮升到獎火氣而氣，兼昏晝  
氣時小以交，晝晝去來回而不動。丁寧千萬由利浦，七日  
待走口自。話對你未覺全令，點研玉燭，青工調壁對虹內  
笛酒杯好小福音來話請注將來歸處良會一。工頭師子  
叫不勝口聚對心小不。」武師子應還亦五丈立紅對此。見  
官府對開門頭一聲不姓忠惠，明人音不盡長。在裡林腳  
點象對門口自謝過文，曲音太調南腔當歸並對口。走狗  
更果得，謹知工興策而知。謹知曲頭有特進矣，見臘小口

。害蟲由重難定工葉封

樹制而定蟲並對蟲，工裡故頭口丈立紅，卷且半聞一

波酒起小因薪解、石渠交醉用，製墨由出不爐育掛搖運出

官房並對曉。謂「**師徒關係**」劇情介紹

本劇是描寫旅大地區某工廠中，虎鉗工楊忠誠，在立功運動中帶三個徒弟——孫立友、李金貴、王福德。雖然經過許多波折，但他仍全心全意把徒弟帶好。

徒弟孫立友，挑皮搗蛋，要弄小聰明，個人英雄主義，事事想站在人家頭前。一天楊師傅教孫立友幹「漲圈」，一向依靠自己聰明的孫立友，並沒細心聽取師傅的話，把活兒幹錯了。當楊師傅批評他時，他不但不接受意見，反而藉口說趙師傅（同場幹活的）不教他做。並遷怒趙師傅在工作上暗地使壞，把趙師傅鼻子打出血。接二連三的損壞工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逼的楊忠誠發了態度。當天下班在工場裡，師徒開了個檢討會。會上定出記

功記過的計劃，楊忠誠想利用「責任」綁縛孫立友，就動員他那兩個徒弟，選孫做小組長。自此孫立友不但不改變舊習氣，反而成天裝腔作勢表現自己「認真負責，大公無私」，師傅的孩子病了，他不叫回家去看看，又以小組長的地位壟斷工作，教王福德、李金貴去幹雜活，自己去幹「軸瓦」。一會兒楊忠誠家裡打電話來告訴小孩死掉的消息。此時孫立友正在搬動「軸瓦」，不小心從案上掉下把腿打斷了。外邊下着大雨，楊忠誠不顧一切的把他送到病院去，以後並經常的到病院去看他，又懺悔自己把徒弟選上小組長，沒能糾正他的缺點，反而發展了缺點，結果使徒弟受到嚴重的傷害。

一個半月後，孫立友已能走路了，這時他感到師傅楊忠誠對他有說不出的溫暖，但他又疑心，師傅因小孩的死而會永久忌恨他，於是就跑到師傅家去贖罪。師傅並沒有一點怨恨他的意思，倒給他無限的安慰，感動得他流出淚來，又見到李金貴、王福德，有計劃的在下班後到師傅家學習；並學會了畫圖樣，又從師傅口中知道他倆都昇了一級，還立上了大小功，他悔恨要死。當時師傅給了他一番鼓勵，他決心等待出院後用努力工作來報答師傅。他又默默惋惜師傅沒能評上功。便和李金貴、王福德約定日期到報功委員給師傅去報功。  
李金貴、王福德各都立上了功，楊忠誠更沒想到他帶徒弟也立上了大功。慶功大會那天又是楊忠誠的生日，當天晚上楊忠誠請他三個徒弟到自己家中來歡樂一番，更密切了他們師徒的關係。

師徒關係

時間：一九四八年八九月中。（工場立功運動中）

地點：在××工廠中的仕上職場。

人：物：楊忠誠——師傅，年四十五歲。

孫立友——其徒弟，年二十歲。

李金貴——其徒弟，年二十歲。

王福德——其徒弟，年十八歲。

張桂香——女工友，年十八歲。

趙大虎——師傅，年三十多歲。

司儀人——（慶功會場）一名。

拉絃人——工友。

婦人——（即楊忠誠妻）年四十歲。

醫 師——— 名。

看護——名。

# 第一幕

**第一場**：是在工友食堂正午吃飯時，楊師傅、趙師傅、

王福德，剛吃完飯都坐在凳子上，孫立友拉着李金貴的耳朵和他要剛才兩個人化拳輸的「伙食」，李金貴在哎喲的叫喚。

孫：你給不給快點拿出來。（又使力氣拉着他耳朵）  
李：好……你別掙耳朵，我給你……。

(把手裡的「伙食」給孫立友，才放了手，全場大笑)

孫：你早拿出來不就完了嗎！（得意的吃着「伙食」）。

李：（不服氣的）來！還幹！（又把「伙食」分了一半放在桌子上）。

孫：幹就幹！還在乎你呀（也播下一塊「伙食」放在一齊）。

李：不行，不行！你的伙食小！（孫很大方的又添上一點，兩個人化起拳來李又輸一次，全體大笑，李磨不開的最後把伙食全拿出）來！反正我叫你熊着了，我豁上了。（還要幹）

孫：（看他把伙食全拿出，他也大膽的）來！他媽的，我這次輸了也够本，這會贏三拳的。

李：不行！就是一拳，乾脆痛快一點！

孫：那我就不幹了？（拿伙食欲走）

李：好好幹幹！反正伙食不是你吃就是我吃，來！（兩人把伙食拿出來放在桌子上，孫很好滑的化，第一拳孫勝，第二拳李勝，第三拳還是李勝，第四次轉為孫勝，最末一次總歸於孫勝！李看事不好，瞅機會搶着伙食就跑，這時孫把自己伙食拿起就追李，李把伙食放到口裡，孫拉着他脖子，從他口裡擰出來才完事，大家全笑）

孫：你鑽到薰窩裡我也給你拖出來。（一邊吃伙食一邊氣他）

李：×養的，勿怪昨天就熊我說什麼「咱們生活應當改善一頓，買伙食吃」。一早晨來了，就想熊趟又叫我下大棋，「五子」贏伙食吃，又叫我化拳贏伙食吃，弄來弄去的給你自己改了善啦！

孫：這是憑着化拳贏來的，不是搶你的。

趙：小李！這下沒擋着改善生活還不說，反倒肚子裡唱空城計了。（大家哄笑）

李：我願意呀！你管不着。（羞腦成怒）

楊：（剛吃完飯，拿煙捲）哪，李金貴！抽根煙捲吧！

孫：（孫也笑嘻嘻的過來要）

趙：還是自己的師傅可憐你，給一根煙捲充充肚子。（李拿白眼翻弄趙）

王：（給自己的師傅倒一碗水，自己也倒了一碗在喝）

孫：（看王福德「獻慇懃」不順眼的拿過壺來自己剛倒完水）

趙：孫立友！我來碗水！（把碗伸給孫）

孫：我不會獻那份「慇懃」，再說你也不是我的師傅。（不給倒水）

王：（看不好意思的，就把壺拿起來，又給趙師傅倒一碗水。）

楊：孫立友！你不能這樣說！什麼叫獻慇懃呀！誰給誰倒一碗水就不好了麼，你願給趙師傅倒就倒一碗，不願意倒，就拉倒，怎麼還分出你的師傅我的師傅？

孫：好了！別，師傅師傅的了，我知道你們都够師傅的資格，我是跟你們學徒，不是成天來給你們倒水的。（擺手叫李，二人耳語，表示不願聽師傅的話，李又拿碗出去）

楊：你看你說的，就像你不知都給誰倒過多少水似的。

孫：我也沒說給誰倒過多少水，我孫立友向來不會那套！

王：（其間在擦桌子，把自己的和師傅的飯盒子拿去洗，

又轉身給趙師傅飯盒子，一塊拿下去洗）趙師傅！我順便給你一塊拿去刷刷去。（下臺）。丁情斌

趙：行啊，我自己刷吧！（笑）。潘不齊！柳有龍舟：李

李：（拿茶碗上，裡面裝的鹹鹽水）趙師傅！別生氣了；老孫和你鬧着玩，我給你倒一碗水，你看够不够面子。

趙：謝謝，我剛才已經喝過了。（王萬年白長豐：王

孫：（激將的）你算那一套；給人家倒水，你給人家提鞋都嫌你手指頭粗，倒水還得分人來，人家擺你嗎！？王

李：（有意激趙喝這碗鹽水）真他媽喪氣，好心賺個驢肝肺，算咱小子沒有人味罷。（下臺）

趙：（中了李計，拿起就喝，結果一口吐出來，李和孫大笑起來，李欲跑，趙追近，一碗打在李的頭上，李抱着頭一聲不響站在一旁，孫大笑，趙大怒去追李）

楊：（看這般光景，莫明其妙的一把拉住趙）這是怎麼回事呀？（水瓶）

趙：這小子我非揍他不可。（欲想掙脫楊去抓李，孫又笑起來）

楊：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說呀！（水瓶）

趙：這小子熊我喝了一碗鹽水。（直吐）！王！丁！柳！孫：啊！一碗鹹鹽水。（大笑而特笑，一邊用手指着李）

李：（摸着自己被趙用碗打的傷處，又看孫在笑的態度，生氣的）去你媽的。（走出場拿）

孫：（越發笑起來，在抱着肚子笑）

王：（這時王福德把飯盒子，一個個刷好都包起來，又在給趙包飯盒子）

趙：（一把給自己飯盒子拿走，向李）小×養的，等我抓

着你能捏死你。（轉身下）

楊：趙大虎，趙大虎！（趙不理下）（向李）李金貴！你這是幹什麼呀，你說？（李底頭不語）

王：師傅，已經到時候了，我們快去學習吧！

楊：好，走吧！（下）

王：（去拉李）走！去學習吧。孫立友！快走吧！（又向孫）

孫：我不去啦，今天我肚子痛（說着躺在凳子上）李金貴，你來！（這時王和李剛要下，李聽孫叫他，就站住，孫起來）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說。（王看李也不去就自己下）

孫：（看王下）哪，我還有一半伙食給你吃了罷？（李一把掌打掉不吃，孫又撿起來自己吃）

李：（摸着被趙打的傷處氣上心來）你這小子頂熊了，攔了禍你就不管了。

孫：噠！你說這話就怪了，我攔了什麼禍不管了。

李：你剛才叫我去熊老趙，他過來揍我，你這小子在看熱鬧。

孫：我叫你把水吐上唾沫，叫他吃個啞吧虧，誰叫你往裡擗鹹鹽了，他喝出不揍你，你怪誰呀？

李：你這小子儘借刀殺人，我叫你熊的餓着肚子不說，挨打又挨吃。

孫：（勵聲）你將就倒點霉吧！

李：你倒霉！（你一言我一語的打起來了）

楊：（上）你們幹什麼？（給拉開王隨上）

——幕急落——

## 第二場

場 啓：當天下午在山上場裡工作，王德福、李金貴、孫立友，都在埋頭幹活，孫立友幹來幹去對工作，不明白有些疑問，這時他停止工作，注意到王福德在一個勁的幹，再注意李金貴，他兩人正四個眼對在一齊，但李馬上把眼尖轉到工作，表示不願理他，孫就走到李眼前。

孫：曖！老李你怎麼還這樣對待人呀，剛才師傅叫咱倆交換意見，你嘴裡說的比誰都漂亮，看看你現在的態度。

李：我怎麼了，我態度那點不好了！我又沒和你打，和你鬧就不好了是不是。

孫：好懸哪，咱不是說再不打鬧了，可是我剛才看你就好像不願和我近乎似的。

李：怎麼算和你近乎，抱你親個嘴就算近乎了。

孫：你這說些什麼，好了，好了！咱們幹活要緊，曖！你看這漲圈口兩個都是一順割麼？

李：你就痛痛快快問問得了唄，還他媽必得來那麼一套開場罐。

孫：好了，好了！接着咱就書歸正傳，你看看怎麼幹的。

李：（看了半天）我也不知怎麼幹，曖！師傅不是告訴你了嗎？

孫：你管師傅告不告訴幹什麼，你說你不會幹就拉倒，你裝那份蒜頭幹甚麼？（把李推走）王福德你看這漲圈口是不是一順割？

王：（走過來看了一看）大概是向左開一個口，再向右開一個口，不一定對，你還是去問問師傅吧！

孫：怎麼還能向左開一個，向右開一個，你說，你也不會。乾脆你也別裝那份二大爺。（拿起鐵鋸就割起來）

王：孫立友，你別割錯了，先去問問師傅吧？

孫：找師傅，我自己會找，你別操這份心思。（拿出捲煙吸）（王拿自己活下）

趙：（過來在量工作尺碼，也拿出煙來）孫看急忙跑過來

孫：趙師傅我有火。（自燃着一卷的煙，並對趙說：）

趙：（不好意思捲他，就和他對上火）謝謝你！（冷臉的轉身欲走）

孫：噯！趙師傅我打聽打聽你看這怎麼幹的？

趙：（想起晌午不給倒水的氣，還沒消）你別稱我師傅，我也不會幹。（轉身就走和王碰頭）

王：趙師傅！俺師傅他不在那兒，請你看看我提的「削

巢」正不正當？

趙：（看王幹的活）提的挺好，大概是鑷子不快，有點不乾淨。

王：你再看孫立友，他那漲圈口，不知是怎麼割，你告訴他吧？

趙：我為什麼告訴他，他也不是我的徒弟，我也不是他的師傅。（轉身就走下）

孫：姓趙的小子不用嗇呼，我從來還沒栽過跟頭，叫你師傅是給你高帽戴，我根本就沒把你瞧在眼裡，騎驢看唱本走子瞧？（回過身來割漲圈完後走出，後李也跟

(開門) 口開一開口向後退大 (音一下音來張張) ; 王

楊：（上看王福德的活，王福德在磨鑄子走過來）

王：師傅，你看這活是不是……開一開口向後退進退；

楊：提的很正當，就是有點不乾淨，定規鑄子沒磨好。

王：剛才趙師傅也是這樣告訴我的。新和、立和；王

楊：王福德呀，你從跟我幹活什麼活也沒幹錯一回。都很細心的幹，我看你有時候就是不敢大膽的放手幹，總怕自己幹錯了，這樣對你學手藝是不會很快的學成。（來

王：有時候我看你幹的活，心想自己也能幹，想和你要過來幹吧，又恐怕自己弄錯了。（斟酌思量着不）：

楊：你不要這麼想，只要看你能幹的活，就要着手幹，不明白的地方，就勤快的打聽，你能幹也不跟我要，這樣一方面給工場少幹活，一方面對你學手藝是有妨礙的。（與趙王時主贊良轉）。轉會不出去。

王：師傅，今後只要我能幹的活，我就和你要着手幹就是了。（音五不注七某）

楊：（看李和孫沒有）孫立友和李金貴到那兒去了？

王：他們倆剛才出去，孫立友，剛才不知漲圈口怎樣開得的，也許去找你了。（開門喊出。立和音再看；王

楊：（看孫的漲圈）完了，完了！幹錯了一個（看李上）你到那兒去了？（李和不上班，並在旁邊打聽着）

李：我……剛才到便所去了。（不主贊良轉）。轉

楊：孫立友呢？（李和還來算帳，並請用不小小哈戲鼓；孫

李：他就來了。（孫上）（原本失掉，轉回高音聲長和

孫：（又向後面望，好像解了他心頭悶似的）（原本即

楊：孫立友，誰告訴你兩個口都一順的開，告訴你向左開一個口，向右開一個口，你也不聽明白，還說「這點活，我再不會幹得了。」虧得是這點活，都叫你給弄錯了。

孫：（片刻）怎麼都幹錯了，那一個還幹錯了嗎？

（不耐煩）

楊：你這個傢伙，錯了一根還不够受的。

孫：（索性頂上兩句）我要管什麼都會幹，一點錯處沒有，我就不跟你學徒了，我也當師傅了。

楊：像這樣活，只要你一打聽，那還能幹錯了，每逢叫你

幹一樣活，你總是不細心聽，你看你幹錯的不都是些

冤活嗎？

孫：我為什麼不冤，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打聽，我問老趙那

個×養的他不告訴我，我怎麼不冤。

楊：這時你想求人家了，怎不想想你晌午，你是怎樣對人

家呢！？就是他不告訴你，你怎麼不去問問我呀！（拿起

另一個漲圈）這個口，你鏟的是半「米厘」嗎？

孫：怎麼半「米厘」……啊！對了鏟了半「米厘」……

楊：（拿去量一量）孫立友你說你該怎麼辦！？你看你鏟去

了幾個半「米厘」。

趙：（趙滿鼻子是血急跑過來，上前打了孫立友一拳頭）

小兔崽子，你想要找死是不是？（還想去揍孫讓楊給

拉開）

楊：你們這是怎麼了？

孫：×你祖宗，你為什麼打我，我怎惹你了。（也瘋狂的

要打趙，楊給他們拉住）

趙：你他媽裝的還挺像的，你心眼裡還不明白嗎？！你尋思  
我不知道是你了。（要打孫）

楊：噯！噯！你怎麼好打人呀？你對我說怎麼回事呀？

趙：我在那鏗鏘活到便所小便去了，他過去把我的活給卸  
下來，又輕輕的繫上，我使力一鏘，一下子把活壓掀過來，  
正打在我鼻子上，你看把我鼻子打的！

孫：你怎麼知道是我弄的，你看見了麼，你看見了麼？  
(厲聲的)

趙：你這小子還嘴硬，我徒弟在那頭親眼看你在那鬼鬼祟  
祟的，不是你搗的鬼還有誰？（又向李）還有你一個  
呢，站那看着他使壞（欲想揍他）我今天和你們沒有  
完。（又被楊拉住）

李：怎麼又照我來了！（怕事的）我也沒動，沒怎麼的，  
……我又倒了血霉了。

楊：你們別說了，孫立友！你們倆去給那些水門收拾收拾  
去罷。（他二人藉機會溜走）

趙：不行，我問問他到底為什麼來熊我。（欲去攔住李和  
王的去路）

楊：你就看我的面子，抬抬手放過他這一次罷。

趙：這小子真够熊的了，今天要不看你的面子，晌午我就……

楊：好了，那我就該謝謝你了。

趙：他媽的，真把我氣壞了！

楊：我說趙大虎呀，我想和你說幾句話！你能不能生氣？

趙：楊大哥，你放心罷，就是我皮氣不好，可是咱哥倆向  
來沒紅過臉，發過態度，今天實在叫我上火，你說他